2026.7.6 星期一
主编｜杨道 版式｜孙发强 检校｜徐伟东 许达吉
海南日报

闲话文人 姚秦川

启功遇“启功”

启功先生。 资料图

启功（1912年–2005年），字元白，当代著名书画家和古典文献学家，代表作有《古代字体论稿》《书法概论》《启功书法选》等。启功成名后，经常有人模仿他的笔墨在市面上出售。

一天，启功和几个朋友上街办事，当他们路过一家专营名人字画的铺子时，同行的朋友微笑着对启功提议道：“咱们进去看看，里面有没有你的作品售卖。”朋友的话勾起启功的好奇心，于是和大家一起进了铺子。

进去后，他们还真的发现了好几幅“启功”写的字。不过，这些字到底是不是出自启功本人之手，就连那几个和启功一起上街办事的朋友也难辨真伪。其中一个朋友指着那几幅字问启功：“启老，这些都是您写的吗？”启功微笑着回答道：“写得比我好，写得比我好！”众人听后，都被启功的幽默逗乐了。

正说话间，一个中年男子走进店里，环顾四周后，谨慎地对启功他们说：“各位，我有启功的真迹，有人想要吗？”

站在启功旁边的朋友问卖字幅的中年男子：“你认识启功吗？”那人信誓旦旦地回答：“当然认识，他还是我的老师呢！”朋友于是转过头来问启功：“启老，您有这个学生吗？”

卖字幅的中年男子一听，知道撞到了枪口上，急忙向启功哀求道：“实在是为生计，才出此下策，还望老先生您高抬贵手。”

启功听后，宽厚地笑着说：“既然是为生计所迫，仿就仿吧。不过，却不能模仿我的笔迹做其他出格的事情。”那人赶紧回答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

看对方认错态度好，启功也就没再追究下去，于是走出店门。同行的朋友不解地问：“启老，您就这样走了，不再追究对方的责任了吗？”

启功一本正经地回答道：“不这样走，还准备把人家送去公安局吗？人家用我的名字，是看得起我。再者，对方一定生活上有困难，他要是找我借钱，我不是也得借给他吗？再说，当年文徵明、唐寅等人，听说有人仿造他们的书画，不但不加辩驳，甚至还在赝品上题字，使穷朋友多卖几个钱。人家古人都那么大度，我又何必那么小家子气呢？”

如歌行板 郑立坚

万宁朝暮

晨曦初露，天际映衬出云霞幻影，雾霭和东山岭在蓝幽幽的晨光中拥抱起来，那是一个美妙温馨的早晨。

站在万宁市后安镇曲冲村的楼顶上南望，十公里外的东山岭正浸泡在曦色里，薄雾如轻纱漫过山脊，勾勒出舒缓的轮廓，恰似仙女仰卧酣眠，发鬓轻轻地飘荡，衣袂垂舒，山石叠嶂是她蹙起的眉峰，绵延的坡麓是她舒展的身姿，晨光把她浸染成温润的金辉，连山间零星的草木都成了鬓边的缀饰，静得能听见晨雾流动的轻响。东山岭本就以灵秀著称，千姿百态的岩石与幽洞，此刻卸下了灰蒙蒙的外衣，裹着一缕晨晖安然静卧，每一道沟壑都深藏着温婉与神秘，每一寸肌理都荡漾着柔情与曼妙，宛若天地间降临的仙女，在晨光里酣睡未醒。东面港北小海的湛蓝海水，仿佛为她铺上一块湛蓝的毛毯。

日渐西斜，霞光染红了群山，彩云在天际慢悠悠地移动，描绘出家乡灵动的景致。我移步万宁市大茂镇上园村，向南望二十公里外的马鞍山（俗称牛角岭），又是另一番仙境。夕阳为群峰镀上一层温暖的橙色，马鞍山矗立在霞光中，线条流畅舒缓，远山如枕头，近岭似衣裳，像是一位仙女枕着青山入眠，眉梢轻敛，唇角微扬，胸脯起伏舒展，山峰褪去了坚挺的苍劲，添了几分柔和温婉。山岚轻轻地绕过山峰，似淡淡橘色轻纱覆盖玉体，将山峰衬托得愈发柔美。夕阳漫过山坡，明暗交错间，更显得身姿婀娜，与周遭起伏的山峦辉映，宛若鬼斧神工雕琢的睡美人，静静地仰卧在晚霞的余晖里，引起多少人驻足凝望，不忍惊扰。

一日之内，两座山岭皆呈眠仙之态，晨光里的东山岭清婉灵动，暮色中的马鞍山温婉娴静。山水本是天地风骨，雾霭幻影变化成妆，却在万宁朝暮间化作柔情仙子，藏着诸多自然变幻的灵秀，蕴含着多少乡野的清宁。这般景致，是天地的馈赠，亦是岁月的温情，更是故乡人民的精神寄托。她静静地留在美好的时光里，惹人沉醉，让人遐想。

古代万州（今万宁）为千年古邑。西北部为山，东南部为海，是一个山海灵动的宝地。东山岭被誉为“海南第一山”“仙山佛国”，实至名归。万州有“八景”，东山岭与马鞍山为八景之一。清代进士杨景山作《东山八景诗》，其中“七峡巢云”“正笏凌霄”等八首诗，赞美东山岭姿色。明代进士王弘诲的《天马腾霄》诗：“追风逐电疾于神，蹀躞霜蹄意态新。自许空群过冀野，肯将伏枥困涯滨。一从房陨甘为石，自厌奏鞭不渡津。伯乐只今须一顾，黄金市价待谁陈？”则以物言志，产生了遐想，抒发感慨。古人观赏仙山赋诗韵，将万州八景的古雅文脉与朝暮双岭融合，让故乡的景致兼具自然清韵，又饱含历史温度，这份贴合心意的呈现，是对这山水的最好致意。我每次凝望这两岭的风姿，都能望见自然的灵秀与岁月的沉淀，它们已把这份对故乡的深情埋藏在心底。

流金岁月 魏有恒

一路山海

我于1994年7月从文昌到保亭工作。那时，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境内有2条重要公路。一条是海榆中线公路，途经保亭境内的响水、新政、三道三个镇。另一条是陵大（陵水至大本）公路，途经保亭境内的什玲镇、保城镇，在大本连接海榆中线。其他的乡路、村路都是沙土小道，行走不便。据说，那时从偏远的山村上一趟县城，村民们来回需要步行一整天的时间。

那时从文昌去保亭，要先走从文昌至琼海的公路，接着沿海榆东线公路到陵水县，再转陵大公路往保亭，全程约240公里，班车要走大约6个小时才能到达。记得那时候，文昌至保亭的班车每天上午9点40分发车。班车到琼海市需要经过四五个乡镇，公路上走车走人，也走牛和羊，班车一路走走停停；至万宁和陵水路段要经过山区，班车像一头负重的老牛喘着粗气，缓慢地翻山越岭；陵水至保亭约50公里的路程，则坑坑洼洼。

记得有一年，一帮亲戚来保亭，亲戚中有人提议顺便去三亚。于是一帮人高高兴兴地从大本出发，直奔三亚。谁知车子过了响水镇不久就进入山区，汽车在重重山峦间盘旋，忽左忽右，忽上忽下，公路下面就是云雾弥漫的悬崖绝壁。车上许多人没见过这种阵势，只觉得天旋地转。有人大喊：不行了，停车！话说完，肠胃便一阵痉挛……晕车仿佛也会传染，竟然在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里，又有两个人中了招，像得了大病一样。后来，大家下了车，蹲在地上，不想走了，全没了来时的劲头，变得无精打采，最终垂头丧气地打道回府。亲戚们说，这次经历，终生不忘。

2001年，G98海南东线高速公路全线通车，从文昌去保亭再也不需要经过万宁和陵水山区的崎岖公路，使往来两地的里程减少了约40公里，更重要的是，班车只需要四个半小时，就可从文昌到达保亭，在时间上已大幅缩短。

最大的转变是在2017年。当年1月，陵水至大本路段扩建改造工程全面完成。公路采用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，以沥青混凝土结构为主，路面宽敞平坦，彻底改变了原来破败的局面，使行车更加便捷顺畅；2019年，文昌至琼海高速公路也建成通车，文昌至保亭的交通实现了更大的跨越；特别是2020年1月，山海高速公路全线贯通，结束了保亭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。

山海高速公路通车那天，人们笑逐颜开，见面就相互传递高速公路通车的消息。当天恰逢年末，我特意驾车跑上高速公路，一路欣赏那沿途美丽的热带风光……

汽车行驶在山海高速公路上，仿佛一条游动的巨龙。这条“巨龙”逢山岭穿隧道，遇山谷架桥梁。车窗外天辽地阔，两旁的芒果、槟榔等热带经济作物沿山峦分布，连绵的黛绿中点缀着鲜红的木棉花，仿佛世外桃源。

让我兴奋的是，沿山海高速公路经海棠湾转上东线高速公路后，我只需要再开两个小时的汽车，就可到达我的老家文昌市。

季候物语 时一文

等花开

白天的燥热揉进初夏的晚风，傍晚依然凉爽，这是海南的独特气候。在书屋院子里干活儿，不知不觉天黑了，收拾好工具，摸黑走出院子，准备回家。当我发动汽车，打开车灯那一瞬间，一束光刺破夜幕，一片温柔的橘红忽然闯进我的视线——是凤凰花。这满地满树的红，惊艳了漆黑的夜，她那么骄傲，那么深情地守候在小院门口，她的出现，像是一场迟到了八年的盛大告白，而这场告白，又何尝不是说给我听的？

前些年，它们只是安安静静地长着，树干慢慢拔高，树冠悄悄舒展，每年只有零星几朵花怯生生地探出头，今年红艳艳的花朵布满枝头，攒足了劲儿，在这一刻怒放。几场雨又把满树的热烈，轻轻铺展在地面。这画面忽然让我想起李清照的词：“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，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”可此刻我的眼前，分明是红肥绿瘦，灼灼花色在雨水里浸润，愈发浓郁明艳。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，花朵零落成了泥，也成了永恒，继续滋养大地。

曾经我的心里有一道难以解开的心结，畏惧白昼与黑夜交接的昏蒙时分，看着天光一点点暗淡下来，心底总会生出莫名的不安。书屋刚落成时，偌大的院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值守，记得第一次一个人面对的那个夜晚，院子里的事情很多，我从下午一直忙到深夜。等我回过神，抬头看见墙上的时钟时针指向夜里十一点，晚风裹挟着草木的清香从我鼻尖轻轻拂过，看着自己亲手垒好的花台和刚栽下的小苗，我不由得笑了，原来那些我以为无法逾越的障碍，那些让我心慌意乱的明暗交替，在忙碌中悄然消散。那晚，小狗陪着我，在月色里，从院子走回屋内。经过的那缕风特别惬意，月色特别动人。从那天起，我不再畏惧夜幕降临。年岁渐长，我发现真正的成长，不止于少时锋芒的收敛，人内心安稳笃定、沉稳强大需要岁月慢慢打磨，在历经世事浮沉后，方能修得“宠辱不惊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”的心境。

帆书创办人樊登讲过一个词叫“阈值”，在达到阈值之前，所有的付出都像是石沉大海，看不到回响，可一旦坚持并跨过那个临界点，所有的努力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在你面前。就像这两棵凤凰树，八年来不声不响地扎根、生长，没人知道它们在土里悄悄延伸了多少根须，在树干里默默积蓄了多少力量，直到今天，终于给了我们一场猝不及防的惊喜，满树繁花，满园浪漫。就像这个曾经荒废的院落，从最初的杂草丛生到后来的书声琅琅，孩子爽朗的笑声漫过院墙，在天空飘荡。那么多公益老师，为孩子们打开一扇又一扇窗，陪伴阅读常态化开展，实实在在培养孩子们扎根式的阅读习惯，让他们透过书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，在各自成长的路上如花一般次第绽放，让阅读的种子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。一切的迷茫和疲惫，在这一刻，都化作温柔的风。

车灯还亮着，我站在原地，看着满地的花瓣，忽然鼻尖一酸，若非亲历，如何懂得！花开有时，那些不为人知的付出，那些日复一日的坚守，那些独自熬过的日子，就像凤凰树的根，在看不见的地方，默默积蓄着力量，终有一天，会以一场盛大的花开，告诉你所有的美好，都值得等待。

八年，不过是人生里的一段时光，却足以把一个人、一方小院，一草一木紧紧地包裹在一起，成为生命里再也分不开的一部分。从书屋创办人，成为它的守望者，于我而言，守着这方小院，就是守着孩子们眼里的光，守着心里的热爱。

凤凰花开花落，年年岁岁。而我，应该会一直在这里吧，等花开也等故人来；等一批又一批孩童慢慢长大，又目送他们奔赴远方；等少年逐光远行，也等生命的寻常与绽放。

海口滨涯路旁凤凰花映红街巷。 陈泽宇 摄